

金瓶梅

晨春声 著



晨春声 著

虎兇囚籠記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172号

虎兕囚笼记

晨春声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)

北京门头沟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※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7.75印张2插页157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※

ISBN7—5059—1969—5/I.1386 定价4.90元

题 叙

虎之凶猛，一吼能使百兽惊奔，故有“谈虎色变”之说。兕，则是山野犀牛，独角、青色、身若披甲、体重千斤，力大无穷。其雄风烈胆，足以与虎争霸。

虎、兕强项不屈，桀骜难驯，如若鬼使神差，一朝竟被囚锁铁笼之中，任凭蹦跳蹿扑，短呼长啸，到终了，仍是呵壁不语，问天不灵。环目一顾，栅栏四围。纵是日日受享珍羞美味供奉，怎奈囿于卧牛之地，空怀远志不得施展，岁月消磨痛失流光，岂不酷似熬煎？一股郁勃之气闷结于胸，九转迴肠，无处渲泄，能不裂胆摧肝，抱憾辞世？

青兕般的虎将辛弃疾，其波澜壮阔的一生，居然悲壮如此——“笼”中虎兕眼望南宋半

壁江山，吴钩空握，积郁满腔，拍碎栏杆，
长歌当哭，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，致使壮志
成虚。有诗为证：“巨石亭亭缺啗多，悬知千
古也消磨。人间正觅擎天柱，无奈风吹雨打
何——”

书 引

公元一一四零年，正当金兀术的风头大斧和岳飞的沥泉神枪，碧血黄沙，虎争龙战，逐鹿中原之际，金国皇帝自诩为高丽、蒙古、西夏、南宋“四强之主”的宝位已是坐不安稳了。

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蒙古部族，常将前去“灭丁”的女真骑兵杀得七零八落；西夏小邦和东国高丽，既受金国册封，又与南宋通使，对大金叛服无常。

眼看金国限于四面受敌之中不能自拔，一一四八年，凶悍贪戾的金兀术病死，金幼主更觉雪上加霜。

曾在金兀术帐前任骠骑上将军的完颜亮，见叔父已死，趁机以右丞相兼都元帅的身分，弑兄自立为大金之主。

完颜亮淫乱残忍，刚愎自用。为了掠夺江南子女玉帛，置四方边警于不顾，急于对宋用兵，向天下预收五年粮、银，衣甲取办于民，

抓丁不问贫富。闹得处处拍门打户，家家鸡飞狗咬。千里之外，听到完颜亮的名字，少壮如闻恶煞，小儿不敢夜啼。

公元一一六零年，契丹、满汉、奚回、高丽、渤海、蒙古等族之人，无不到了怨已深、痛已剧、怒已盈，忍无可忍的地步。

是时，在山东济南历城县四横闸，终于惊出一位与岳飞齐名，令大金朝野闻风丧胆的民族英雄……

目 录

题 叙

书 引

第一章

辛弃疾密谋揭竿

蹊跷女偷袭入府.....1

第二章

软禁祖父张地网

移家孙儿陷天罗.....14

第三章

藏主庵试艺拔俊

跑马岭割血结盟.....27

第四章

巧设计鹬蚌相争

枪引泉兵将脱险.....47

第五章

耿京玉帐夜裁画

幼安沙场秋点兵.....66

第六章

人举鼎僧呼青咒

贼窃印虎啖苍狼.....78

第七章

闻血腥兵分三路

擒鹰扬将伐二心.....94

第八章

龙精虎猛变苍黄

狐疑狼顾混朱碧.....108

第九章

江南游子抚麾下

山东豪侠刺皇上.....119

第 十 章	金主惊美芹妙算 辅臣献离间奇谋.....	132
第十一章	莫名其妙人对打 弄假成真燕双飞.....	146
第十二章	识金簪合家垂青 捕茶军奇士流红.....	162
第十三章	舞玉阙孝宗罢宴 匿金牌帅臣抗旨.....	177
第十四章	绿窗难抵风雨剑 红焰易成雾霞村.....	195
第十五章	紫枢将倾赖一柱 碧落星垂陨三呼.....	210
后 记		226

第一章 辛弃疾密谋揭竿

蹊跷女偷袭入府

冷月清辉，秋风凉劲，绿叶开始飘旋黄落。

山东济南府四横闸庄上的辛府大门前，却如同闹春一般，鼓、乐、灯、轿，一片红火。约莫到了子初时分，大概此府才送走了最后几位座上之宾，“吱呀呀”关紧了两扇厚重的兽环朱漆大门。只有院内几株百年老槐，屈曲虬枝，盘郁而出，在丈二高墙外，洒下一片阴影。

“休得放走逃逆！”

不知几时，当街上人声嘈乱，马蹄杂沓。升斗小民隔着蓬门箬户正在惊慌，一队骑火已“唵啦啦”穿庄而过。

此时神鬼不知，从辛府石狮后闪出一个黑影，伸头探脑，随即使个旱地拔葱，翻上墙头。

围墙内，楼台亭榭，参差错落，小桥流响，松柏交柯。

黑影见左右无人，一纵身随落叶飘忽潜入园中。雀步蚊行，三转两绕，七拐八弯，正行之间，猛听有人窃窃私语，黑影忙避开月色，贴向一道篱墙。

“哎呀”情知不好，就觉脚底踏空一陷，一个倒撞，栽在虚晃的网中。“哗铃铃”抖响铜铃，旁边四条大汉提绳挽索，将网拽起。

挠钩手一看网内之人：素面容长，眉弯目朗，身材修短合宜，体态刚柔相济，只是衣衫襤褸，赤手空拳，他们蹲黑围住的竟是位女子，众人不禁讪笑。

正在这时，篱门内转出少年三人，为首者一指网内：

“何方尤物，胆敢夜闯府宅！”

“讹古乃，赛里。”

闻听脆生生的金语，众人便是一愣。原来金人入掠中原已久，番人逐渐汉化，不是大臣在朝中与狼主奏对，一般女真话已弃之不用了。

只见三少年身后步出一位长者，长髯飘洒，朗目之下愈是显得貌古神清，他趋前一步向网中揖道：

“诸版勃极烈……讹出虎……”

因辛府之上，近来不断有金人前来明察暗访，老者讲完“尊贵之官，敬请宽容，微服造访，失敬，失敬”，一番官场应酬套话后，见不速之客似有侧目傲视之态，继而又用金语介绍众人为首者：

“此乃陇西郡开国男，我大金圣朝开封知府辛赞辛大人之孙，我家小主人辛弃疾……”

“哎唷！”不想网中女子突飞一脚，踢滚切近的一个挠钩手，“龟孙儿，正要寻你索命！”说罢带着网便向辛弃疾扑来。无奈下力过狠，自家“咕咚”绊倒，就地翻跟头打挺，赛过鲜虾活鱼，蹦跳着要站起身来。挠钩手一涌而上，挺刃欲刺，辛公子急阻：

“住手，且拿下！”

众人提绳索捆，把她绑个结实。辛公子见她出手歹毒，行事奇异，知来者不善。正要上前仔细盘诘，门报脚步踉跄，气喘吁吁奔来，他一头撞见这阵势，抹把汗欲言又止。辛公子族弟辛茂嘉见状，几步凑到大哥身边附耳道：

“将小雏儿交与愚弟置办如何？”

辛公子略一沉吟，正色喝道：

“百般待举，只可细查不可动粗”。

茂嘉点点头，辛公子深恐女子窥窃府内天机，又给祐之族弟丢个眼色，祐之领四个青壮，将女子黑纱蒙面，推往箭厅。

“门前何事？”辛公子急问。

“大公子，快！金贼现时正踢门大喊，再不开门怕要放火烧府了。适才有几个番兵已爬上墙头，正往院里扔火把呢！被董昭他们用竹竿子戳到墙外去了，番兵越发撒野，隔着墙往院内射箭哩！”

“哈——哈——”辛公子一阵冷笑：“非是自夸，潭潭深府，算不上虎穴，百八十人冒进，也管自叫它有来无回。将我的凤嘴槊取来——”

府内行动，素不准高声大噪，众家将抽刃挺剑，在辛公子身后默然跟进，向前大门赶来。百步九折，刚转过三四个套院，十几匹俊犬猛獒迎面扬尾颠来。众人看时，原是方才与“女贼”对话的管家“福爷”，把禽兽槛的铁门打开了。群犬如豹，在众家将眼前身后，撒欢般地穿跃着。福爷见状拉住了公子，压低音调说道：

“幼安，”府中只有福爷称辛弃疾之字，“待老奴去前门看看，你且上蔬香阁，如有警事，可张挂红灯，知会全府行动。”

“遵依福爷。”

事不容迟，辛公子说罢，一挥槊，众家将悄然而退，各奔职守，挟弓持棍，匿在暗处。福爷紧随门丁，带着十员家将，刚转到前院，便听得那铜门环被拍得“当啷当啷”山响，

几个家人正在扑打地上的火把，府门外已是马嘶人沸，大门顶得铁实，护院领班董昭还在和几个壮汉加插榫锁。

“开门——”

董昭猛听有人喝令开门，回头见福爷到了，稍稍一愣，又见管家如往日那样泰然自若处变不惊，便知道院内已有戒备，忙命人下栓撤榫，拉开半扇大门，他与值更门丁抄枪持棒躲在门后，群犬个个呲牙咧嘴，默不作声伏在两厢。

福爷昂然而出，十员家将更是金刚怒目，一出门拳打脚踢，将敲门的番兵掀滚到石阶之下。福爷背着手轻咳一声，众家将方才罢手。福爷面似冰霜，用金语向马上之将冷冷问道：

“将军光顾敝庄，莫非有事？”

那金将早已气得浑身乱抖，一提巨齿狼牙大砍刀，“休得罗唆，进府——”

金兵闻命，摇着火把向福爷扑来。

“大胆——”

福爷这一声喝阻，气出丹田，如雷贯耳。十员家将纷纷挺出宝剑挡住府门。福爷轻扬袍袖，“嗖！”一阵劲风，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铁鸳鸯正击在骑马大将的护心镜上。金将大惊：

“你胆敢抗拒天兵？晓得将爷姓字名谁？”

说罢纵马横刀，金将又要上前逞威。福爷“唰”一声掣出腰间佩剑，寒光闪闪举在半空。

“三尺王法在此，草木知威，谁敢不依？老夫便是拿你金殿面君有何不可？看看此是何处？”

金将身旁一谋克忙跳下马来，持火把跃上台阶往上去

照，门眉之上“敕建辛府”四字金匾赫然耀目。他回来与金将低语几句，金将仰面哈哈大笑。

“明日将爷只往庄上要人！”

金将口撮一声鹿哨，兵马转头而退。

福爷与众家将返身进府，董昭重新关上朱门。

“福爷宽心，金贼休想从此处撞进府来。”

董昭精通十八般兵器，有“十八通”的美号，将两扇大门交与他把守，本是福爷的安排。此时福爷将众家将召聚董昭跟前，嘱他们遍传全府：

“此宿须分班警夜，不可大意。哪厢出了差池，族法家规不容”。众人领命而退。

福爷将这里安排妥当，又往蔬香阁赶去。

“金将这般骄横，从河北屯田军调防过来的么？女贼因何与我府作下仇来，深夜寻公子索命？金人抓她作甚？”

福爷满腹心事，一路思忖着，不觉已过了“蕉境”牌楼，转入了“松涛清韵”小径。也是急走无好步，福爷不慎，一个趔趄，被绊出三四尺，疾回首时，但见一尸横地，满脸花斑，正像府内死去多年的老夫人，福爷头皮凉丝丝发炸，手不自觉地抓向剑柄。正在这时，那尸却慢慢坐将起来。

“打鬼钟馗在此！尔是何怪？”

福爷虽说有身武艺，此时也是以声壮胆。

“莫不是老管钥？”

福爷闻言，顿时吓退了三步。福爷原叫“幸福”，因娴熟礼节，善于应对，府上几次遭厄，他都不动声色，化险为夷，加之年高德重，合族上下均以“爷”呼之，“老管钥”是二十年前，老夫人对他的独有称谓。福爷惊诧月下遇鬼，急掣

佩剑，弓步撩刺向前进身。

“剑下留情！我是开封李旋。”

福爷听罢，就地打了几个旋子，翻出松径，他嫌枝翳叶蔽有碍视瞭，挺剑站到月光之下，这时就见李旋素白一身，从树影里脱化出来。

“既是李旋，如此装束，因何而来？”

福爷看清了来人确是辛赞身边心腹，又见他重孝在身，便预感到种种不祥。

“一言难尽呀，老管钥与我寻些水喝。”

福爷这才见奔丧之人已饥疲交加，方才大概是昏厥过去，此时苏醒回来，也是有气无力。冷汗一消，福爷也打个寒噤，他收剑入鞘，扶着李旋，左右张望，府内宅深院大，各房各院老孀淑秀怕是早已按动机关，到地穴里躲避起来，四周静悄无声。

福爷奋力一肩，将李旋背向路旁小楹，推门进去正是间空琴房，福爷摸出两个花瓷墩，先扶李旋坐稳又拔脚欲寻酒食，李旋道：“现时觉好些了。”说着，将福爷拽坐，用沙哑的喉咙，低声细语于琴案旁，讲出一段令人生畏的祸变。

眼下正值公元一一六零年深秋，由此上溯到公元一一一五年而计，金人建国已历四朝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后不久病死，由兄弟完颜吴乞买继承皇位，是为“金太宗”。公元一一三五年吴乞买驾崩于上京，十七岁的阿骨打长孙完颜亶由金兀术保驾，继位为“金熙宗”。

在金兀术帐前任驃骑上将军的完颜亮乃完颜亶之弟，此人久怀问鼎之心，暗中虎争王位。一一四八年金兀术一死，完颜亶顿失倚重。第二年，完颜亮便弑兄自立为大金之主。

一登王位，恣意龙飞。将帝都由远离中原千里的上京迁至燕京，他坐在燕京城里意犹未尽，为舟济淮河、饮马长江，直捣临安，一心移都开封。因此，自一一五七年到现在，钦差要员日夜督修开封，寒暑无辍。

开封知府辛赞首当其任。

完颜亮见三载工程即将竣工，文武百官可在开封皇城大内稳坐堂隍，正欲收拾细软打叠行装，不料闻报皇城大内失火！这场烈火甚是了得！由南面的宣德门一直延烧到北面的拱宸门。方圆五里，火过尽焚。完颜亮拍案大怒，欲凌迟辛赞，诛灭九族。却说辛赞乃丞相张浩所荐，张浩唯恐“圣上”咎以“谬举”之罪，忙率老臣上前缓颊，奏本多是“使功不如使过”“留得汉员性命，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，抱罪之臣，展其后效”之类的美言。完颜亮在龙案旁拧眉踱过三个来回，遂提朱笔批转下奏折，着左丞相张浩，参知政事敬嗣晖，限日到达开封督办工役，宦官梁琬往来于开封、燕京之间，随时传递奏报，拔大将纥石烈志宁任开封知府，将辛赞就地软禁，刑部派员审案。

福爷听到这里，连声叫苦，嗔怪道：

“如此塌天大祸，济南这儿还蒙在鼓里，怎地事隔一月有余，才……”

李旋长叹一声：“管钥有所不知，君侯之事，金贼岂让透漏半些消息？君侯也是为四横闹日夜悬心，因此倾其所有，百般结好纥石烈志宁。事有凑巧，契丹人谋反于长城以北，征讨大将屡战屡败。完颜亮只得抽移纥部前去扑剿，纥石烈志宁只作了一个月的知府。调兵前，正赶上在下家母辞世，找借奔丧之名，向纥贼告了假，一路鞭马，才报得信来。”

“马呢？你怎得进府的？”

“马跑到黄河洛口时一头栽倒，再也鞭它不起，原是累死了。从洛口到咱庄上，在下是一路跑来的，这是钥匙”。

福爷一看那对铜钥匙，全明白了。原来府西墙家庙神龛座下，有条地道直通庄西南角的松柏林中，由林中空墓作出口，这条绝密通道鲜为人知，府内仅几人得晓。不是十万火急，开封老爷绝不会教李旋启用的。

“老管钥，这是君侯手示”。

李旋说着，拉过福爷的手，将一枚蜡丸按在他掌心里。福爷不便即拆，将其袖好。

“府内也不安宁吧！”

福爷点点头。李旋又道：“刑部早就暗中派人四下奔走八方缉查呢，济南这边可不得有些许疏忽呀！”

福爷心想，岂止刑部，怕是兵部也在运动呢。

“你先在此歇息，老夫去唤公子”。

“不必了，河南家母看不成了。可有草药？君侯被火灼伤双目，疼痛难禁”。

福爷一怔：“你等着，天明前将药送与你”。

福爷说罢，掩上房门，一溜小跑转到上房时，已是气喘吁吁。他摸出火石火绒，点亮蜡烛刚坐在机凳上，便有人跟进屋来：

“福爷，回房来歇息么？”

福爷回头一看是“快腿张”。未等福爷召唤，快腿张已将狼皮褥子铺在炕上：“合府已传遍福爷指令，深房曲巷，暗布机关，复壁迴廊，层层设阱，专等看金贼的好戏哩！福爷歇息片刻吧。”